

高长虹



与

鲁迅
及
许广平



語絲



廖久明 著

東方出版社

高长虹

与

鲁迅及许广平

廖久明 著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寒节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长虹与鲁迅及许广平/廖久明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1月

ISBN 7-5060-2097-1

I. 高...

II. 廖...

III. ①高长虹-人物研究②鲁迅(1881~1936)-人物研究③许广平-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35954号

高长虹与鲁迅及许广平

GAOCHANGHONG YU LUXUN JI XUGUANGPING

廖久明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1.625

字数:350千字 印数:1-3000册

ISBN 7-5060-2097-1 定价:25.00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第一章 主将与副将的会合	(1)
第一节 冬夜拜访	(1)
第二节 “五人吃酒”	(14)
第三节 葬原七个月	(22)
第二章 葬原改组	(29)
第一节 何以“无以应付外界”	(29)
第二节 何以“无以应付自己”	(46)
第三节 何以“无以应付素园诸君”	(58)
第四节 何以“无以应付日夕过从之好友钟吾”	(83)
第三章 《斧背》风波	(87)
第一节 《弦上》周刊	(88)
第二节 尚钺为何“对鲁迅不能谅解”	(96)
第三节 《斧背》风波始末	(100)
第四节 谁在“挑拨离间”	(103)
第五节 鲁迅为何不及时出版《斧背》	(106)
第四章 退稿事件	(111)
第一节 韦素园的话属实吗	(112)
第二节 是谁退稿	(116)
第三节 同人来稿真的“必须刊登”吗	(119)
第四节 李霁野的话属实吗	(122)
第五节 高长虹为什么写公开信	(127)
第六节 鲁迅对退稿的态度	(130)

第五章 论战中的高长虹和鲁迅	(139)
第一节 高长虹为什么急于抛出自己的“指掌图”	(139)
第二节 《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造成的严重后果	(146)
第三节 自以为真理在握的高长虹	(150)
第四节 理屈词穷的高长虹	(154)
第五节 鲁迅对“退稿事件”引起的冲突的看法	(169)
第六章 “月亮”风波	(177)
第一节 众说纷纭的“月亮”	(178)
第二节 “生活”释义	(182)
第三节 “精神的资本家”高长虹	(186)
第四节 “月亮诗”中的“月亮”有可能是许广平吗	(188)
第五节 “月亮诗”到底是怎样成为攻击之作的	(203)
第七章 《奔月》以后	(227)
第一节 鲁迅作品中与高长虹有关的文字	(227)
第二节 高长虹作品中与鲁迅有关的文字	(242)
附 录	(275)
高长虹与周作人——从路人到仇人	(275)
一 周作人与《南北》	(275)
二 高长虹与周作人的论争文字	(280)
三 高长虹为何向周作人开战	(293)
《网易·文化·鲁迅论坛》：“月亮风波”论争(一)	(301)
《网易·文化·鲁迅论坛》：“月亮风波”论争(二)	(336)
《网易·文化·鲁迅论坛》：“退稿事件”论争	(355)
主要参考书目	(363)
后 记	(365)

第一章 主将与副将的会合

莽原本来是由你提议，由我们十几个人担任稿件的一个刊物，并无所谓团体，形式上的聚会，只有你，衣萍，有麟，培良及我五人的一次吃酒。它的发生，与狂飙周刊的停刊显有关联，或者还可以说是主要的原因。撰稿的人，也是由我们几个人“举尔所知”。以后培良南去，衣萍又不大做文，《莽原》内部事，当其冲者遂只剩我们三人。无论有何私事，无论大风泞雨，我没有一个礼拜不赶编辑前一日送稿子去。我曾以生命赴莽原矣！

——高长虹：《给鲁迅先生》

第一节 冬夜拜访

《鲁迅日记》：1924年12月10日，“夜风。长虹来并赠《狂飙》及《世界语周刊》。”高长虹在说到与鲁迅的这次见面时说：

十一、二月之间吧，京副出世，我又见了伏园，但不过随便谈谈，因我此时已无稿可卖了。我问起关于狂飙周刊的舆论。他说：“鲁迅曾问过长虹何人，那日请客，在座人很多，有麟也在。大家问狂飙如何，他说，据他看是好的”。我从此便证实我那一个推想，因鲁迅，郁达夫已都赞赏狂飙也。当时的狂飙是没有多少人看的，我们当时的无经验的心实私自欣慰，以为此两人必将给我们一些帮助，而狂飙亦从此可行得去也。而谁知乃有大谬不然者！

当我在语丝第三期看见野草第一篇秋夜的时候，我既惊异而

又幻想，惊异者，以鲁迅向来没有过这样文字也。幻想者，此入于心的历史，无从证实，置之不谈。自我从伏园处得到消息，于是鲁迅之对于狂飙，我已确知之矣。在一个大风的晚上我带了几分狂飙，初次去访鲁迅。这次鲁迅的精神特别奋发，态度特别诚恳，言谈特别坦率，虽思想不同，然使我想象到亚拉籍夫与绥惠略夫会面时情形之仿佛。我走时，鲁迅谓我可常来谈谈，我问以何时在家而去。此后大概有三四次会面，鲁迅都还是同样好的态度，我那时以为已走入一新的世界，即向来所没有看见过的实际世界了。^①

鲁迅曾说自己“恐怕是以不好见客出名的”^②，而高长虹与他素昧平生，为什么又主动问起高长虹呢？在高长虹初次拜访时，为什么又这么热情呢？除鲁迅“正在准备破坏”^③这一原因外，还有着更加深刻的思想原因。

一 两个不同的“尼采”相遇

在说到高长虹与尼采的关系时，鲁迅认为高长虹受了尼采的影响：“长虹*不是我，乃是我今年新认识的。*意见也有一部分和我相合，而*是安那其主义者。他很能做文章，但大约因为受了尼采的作品的的影响之故罢，常有太晦涩难解处”^④。对高长虹颇为了解的张恒寿也说：

-
- ① 《走到出版界·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高长虹文集》中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5—146页。该文最初在上海《狂飙》周刊第5期上发表时，题为《1925，……》，收入《走到出版界》时，改为《1926，……》，文中所写内容主要是1925年发生的事情，故以前者为是。
- ②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0页。
- ③ 《鲁迅景宋通信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收入《两地书》第六卷时无变化。
- ④ 《鲁迅景宋通信集》，第52页。收入《两地书·一七》时，第一、三个*处分别加一“确”和“似”字，第二个*处改为“，”。

长虹的思想作风确有许多不健康的东西，尼采的狂妄作风和超人思想，《工人绥惠略夫》的破坏一切的倾向，都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尼采的文学天才及其个人英雄主义，是引他走向社会斗争的指导，也是引他误入歧途的原因。在他走向社会时，正是尼采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时期，鲁迅早期就有许多宣传尼采思想的作品。长虹正是在这种影响下，走向社会、走向创作的。《狂飙》中曾有几段《查拉图斯屈拉这样说》（今译《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的译文，尼采的超人思想和优美的文学作品，都对他有很大的影响。近来有人说鲁迅是中国第一个宣扬尼采思想的人，也是第一个评论尼采错误的人，大概近于事实。可惜长虹只有相同于鲁迅的前一方面，而没有相同于鲁迅的后一方面，这正是他反鲁迅的一个原因。^①

今人在说到这一问题时，一些人认为高长虹“深受无政府主义和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②，一些人则持反对意见：“遍翻他的作品，遍寻他的脚印，也没有发现他在哪些地方曾经‘深受无政府主义和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③。要回答这一问题并不难，只要看看高长虹相关作品就行。在北京《狂飙》周刊第1期上，高长虹谈到了他的《狂飙之歌》的计划：

关于反抗之歌的计划，我曾同你约略说过一些。现在因为要在狂飙周刊上发表，我便把他改成了狂飙之歌。将来大概可有一百余首，每首大概二十余段。我要在这篇长诗中表现我的全部思想和精神，我希望他成功一部中国的查拉图斯屈拉这样说。雨

① 张恒寿：《回忆高长虹》，《高长虹研究文选》，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66页。

② 屈毓秀：《高长虹诗文散论》，《高长虹研究文选》，第274页。

③ 言行：《论高长虹的悲剧》，《历史的沉重》，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77页。

农，你看我够多么狂妄！^①

在《狂飙》周刊第2期上，高长虹发表了《狂飙之歌·序言》，全文为：

“我所宣示给你们的是血的福音。你们已倾过爱之酒杯的人呵，我要更献给你们比爱更美富的血之喜筵了。你们从爱人的眼中只看见死的骷髅，我要在死人的眼中显示你们爱的流盼。泪已不为你们所需要了，你们的奴隶的手中，将要握着我送来的得胜的武器。朋友们！找你们的生命去，从生命的舍弃中。”空谷中有怪物在如此喊着。

他本是从宇宙的心中迸出的一颗血球，但是经过了很长的天空而降至地球上时，他已不复存原来的形相了。他因人的感官之不同可以显现黑的，黄的，各种不同的颜色。他的有时幻化的背上露出“新的上帝”四个灰色的字迹。他的额上，刻着他的发光的名字，叫做：“狂飙”。

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来到地上的。他一向是沉默着，因为太悲哀了的缘故。但他终于喊起来了。他的喊在默示幸福快要至了。

你们萎靡的朋友，安眠歌用姑息的爱而施其暗杀的狡计。你们尚未完全死灭了的朋友们，请来听狂飙之歌吧！预言未来的狂飙，在霹雳一声的惊喊之后，要继之以进行曲了。

你们在锄头下跪着的武士呵！救你们的人到了。但你们必须先要自救。看呵，你们的锄头，不是你们杀敌的利刃吗？跪起你们善于竞走的腿，向前趿行着！

你们在绣花针上香梦沉酣的娇客们呵！你们将从镜中照见你们的真的形状了。你们梦醒之后，将要失掉了你们的面具，而

^① 《通讯一则·雨农》，《高长虹文集》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复原为妩媚的女将。

兵士们呵！你们要更勇敢地向前厮杀。不为你们的主将，却要为了人类。战场的彼岸有天国在等候着。你们要填尸作桥，渡望渡者以尽渡呵！

你们一切被侮辱者，正义将要拥护你们，你们站到正义面前时，将要变成主人，而审判那些强者了！

你们一切剥夺者，你们一无所有的噩运到了。你们将要捧着惟一遗剩的罪恶而跪在人类的面前，你们时常在微笑的红颊将要被屈辱之泪所冰透了。

朋友们，幸福将要降临你们了，但你们接受他时，须先献上铁和血的礼物。丰富的生命，将要被不吝惜生命的人所收获。

狂飙在惊喊之后，已在唱起他的进行曲了。请抛开我的迷说，从他自己的歌中去理会他的来意。^①

在《狂飙》周刊第3期上，发表了高长虹的《狂飙之歌·青年》，内云：

他的身上振着凛凛的威风，
他的腹中蕴着霭霭的慈心，
他曾以左手去杀该死的暴客，
右手去援救无助的苦人。
从群众的围攻中他跑回斗室，
他本欲救他们，而反被他们所逐，
暴客还没有被他打散，
而他们反把他认做了暴客。
你们有眼无珠的盲人，
你们只扪索见形骸而看不见灵魂，
当他的宝剑为你们的手所触时，

① 《狂飙之歌》，《高长虹文集》下卷，第22—23页。

你们便断定他是你们的敌人。
你们跪在笑面的虎爪下献媚称臣，
你们为宰割你们的去做屏风，
你们的血为宰割者而流淌，
你们的肉为宰割者而提供。
看你们的枯黄的病容。
看你们的瘠瘦的柴身，
你们所患的不是外来的强力，
而是你们自个的奴心。^①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的查拉斯图拉从山上来到与森林最邻近的市镇，他向人们说的是：“我教你们以超人。人是要被超越的一种东西”，他教导的对象——相对于超人来说——是“一种可笑，或一种可耻之物”的人。^②而《狂飙之歌·序言》中的狂飙“宣示给你们的是血的福音”，宣示的对象则是“萎靡的朋友”、“锄头下跪着的武士”、“在绣花针上香梦沉酣的娇客”等。不管是从教导或宣示的内容和对象来看，两者都有着惊人的相似的地方。郝雨先生在说到高长虹的《青年》时说：“全诗赞美一个青年人，或者说他完全是诗人高长虹理想中的一个具有超人精神的先觉者。”^③如果高长虹按计划完成了他的《狂飙之歌》：“将来大概可有一百余首，每首大概二十余段”，是完全有可能“成功一部中国的查拉图斯屈拉这样说”的——遗憾的是，高长虹的《狂飙之歌》刚开始便结束了，但从这仅有的《序言》和《青年》中，已能清楚地看出尼采尤其是《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对高长虹思想的影响。

高长虹在他的第一部诗集《精神与爱之女神》的序言《精神的宣言》中自比为“骆驼”：“我是一只骆驼，我的快乐只有负重。我

① 《狂飙之歌·青年》，《高长虹文集》下卷，第27—30页。

② 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③ 郝雨：《高长虹诗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4期。

的希望，只有更大的负重。”^①这一“骆驼”意象很明显来自于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负重的精神负载了这些最重的重负：如同骆驼负着重载，向着沙漠奔走，精神也向着它自己的沙漠奔走。”^②兰爱国先生在说到高长虹的这一宣言时说：“高长虹的狂飙宣言无论从形式文体还是从内容上都是拟尼采式的，充满超人式情绪，尤其是那种高人一等、睥睨一切、彻底沉入自我得救狂喜的情绪更直接是尼采哲学的挪用。”^③尽管鲁迅说创作《本刊宣言》（按：“本刊”指北京《狂飙》周刊）时的高长虹“尚未以‘超人’自命”^④，但殷克琪女士仍从中听到了“尼采的声音，强者的声音，超人的声音”^⑤。高长虹“拟尼采式的”文章并不止上面这些，他的《ESPERANTO 的福音》（内收 10 则短文）、《创伤》（内收 12 篇散文诗）等也多是“拟尼采式的”。

在论及鲁迅与尼采的关系时，人们存在着较大分歧。一些人认为，尼采对鲁迅的影响是阶段性的：“五四”前，“鲁迅的思想与尼采的思想，对立是主要的，联系是次要的”；从“五四”前夕到 1927 年，“鲁迅对尼采的批判增多了、加强了，但主要的仍是肯定”；后期，“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对尼采几乎无一赞辞，对其‘超人’哲学，作了尖锐而又深刻的批判。”^⑥一些人

① 高长虹：《精神与爱的女神·精神的宣言》，《高长虹文集》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 页。

② 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第 23 页。

③ 兰爱国：《从现代狂人到后现代白痴》，《文艺争鸣》，1996 年第 2 期。

④ 《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 6 卷，第 251 页。

⑤ 殷克琪：《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3 页。需要说明的是，殷克琪女士的引文将发表于北京《狂飙》周刊第 14 期（1925 年 3 月 1 日出版）的《本刊宣言》与发表于上海《狂飙》周刊第 1 期（1926 年 10 月 10 日出版）的《狂飙周刊的开始》混在一起了。

⑥ 陆耀东：《试谈鲁迅评尼采》，《论鲁迅前期思想》，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94—114 页。

则认为，尼采对鲁迅的影响是终其一生的：“鲁迅终其一生都保留着对尼采的兴趣，那种深刻的孤独感、人生悲剧感和大破坏、大愤激、大轻蔑的情绪方式，久久地萦绕在鲁迅的灵魂深处，使人仿佛听到了尼采的遥远的回声。”^①根据鲁迅作品及行为方式可以看出，后一种观点似乎更符合鲁迅实际：从鲁迅那具有遗嘱性质的《死后》，似乎仍可以看见尼采那蔑视凡俗的“超人”的影子。

张钊贻先生《沉迷鲁迅、尼采二十年》，《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终于去年在德国出版了。张先生在介绍这本书的一篇文章中说，尼采思想自诞生以来，“尼采追随者大致分为两个潮流，按布林顿（Crane Brinton）的说法，即‘温和（gentle）’和‘强横（tough）’两派。所谓‘温和’，大体是崇尚个性独立自由，发扬文化，尊崇创造，因此不免带有反抗性的一派；而‘强横’则是崇尚强权、强人、强暴的一派。这两派互不相容，在尼采生前已出现”^②。比较一下鲁迅与高长虹不难看出，在鲁迅属于“温和的尼采”的同时，高长虹则属于“强横的尼采”——单从《狂飙之歌》的《序言》和《青年》即可听出震耳欲聋的战鼓声。正因为鲁迅和高长虹都属于“尼采”，所以他们之间有密切合作的可能；也正因为他们分属不同的“尼采”，所以最终只有分道扬镳。

二 天才与泥土的遇合

高长虹在说到《莽原》周刊时期的鲁迅时说：

对于当时的文艺现状，都感觉还好得不够。不过如何往前发展跃进，却不容易有一定的办法。鲁迅那时所希望的是，一面把读者的文艺理解能力提高，一面仿佛也希望有所谓天才者出现，为完成一种工作，他翻译了厨川白村的几种著作。一面他也很喜

①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创作》，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3 页。

② 张钊贻：《沉迷鲁迅、尼采二十年》，《读书》，2002 年第 7 期。

欢同新起的青年作家结识。^①

在说到这一问题时，李霁野先生却说：“一九二五年前后，写文章的青年比较少，所以但肯动笔的，他总尽力鼓励；但他绝不轻口不负责任的赞誉谁是天才。有些以天才自命、而以庸人收场的青年，并不是像有些人爱说的样子，是鲁迅先生‘惯坏’的。”^②文中虽没明说这些“青年”是谁，但很明显是指高长虹。高长虹说鲁迅把改变文艺现状的希望寄托在“有所谓天才者出现”，是否冤枉了鲁迅呢？这可从鲁迅对“天才”的态度看出来。鲁迅的一生是发展变化的一生，他与“天才”的关系也是如此。鲁迅一生与“天才”的关系可分成三个阶段：

一、崇尚“天才”阶段。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鲁迅，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在江南水师学堂所获得的生理学知识，使鲁迅“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毕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幻灯片事件，摧毁了鲁迅的这一“信仰”：“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提倡文艺运动了。”“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

① 高长虹：《一点回忆——关于我和鲁迅（一）》，《高长虹研究文选》，第457页。

② 李霁野：《鲁迅先生和青年》，《回忆鲁迅先生》，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第23页。

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但是，“《新生》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①《新生》虽然夭折了，但为《新生》写的文章却保存了下来。通过发表在《河南》月刊上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章可以看出，这时的鲁迅是崇尚天才的。

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把中国的沉沦归咎于“尚物质而疾天才”：

夫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疾天才矣，先王之泽，日以殄绝，逮蒙外力，乃退然不可自存。而轻才小慧之徒，则又号召张皇，重杀之以物质而囿之以多数，个人之性，剥夺无余。往昔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呜呼，眷念方来，亦已焉哉！^②

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对扼杀天才的行为进行了猛烈地抨击：

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而意异于前说。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Genius）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③

在《破恶声论》中，鲁迅认为“以独制众者古，而众或反离，以众虐独者今，而不许抵拒，众昌言自由，而自由之憔悴孤虚实莫甚焉”，为了救助“中国今日之扰攘”，鲁迅把希望寄托在天才的不断涌现——“性解之竺生”^④上。

① 《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5—417页。

② 《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7页。

③ 《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8页。

④ 《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第26—27页。

当时的鲁迅自视甚高，可从他在日本时到横滨接新来留学的同乡的两次摇头看出来：“汽船一到，看见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便放下公事，拿着仔细地看。我很不满，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自己不注意，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检验完毕，在客店小坐之后，即须上火车。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坐位来了，甲要乙坐在这位上，乙要丙去坐，揖让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我那时也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上的坐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自己不注意，也许又摇了摇头。”^①

二、希望“天才”出现的阶段。《新生》的天折，使鲁迅发觉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鲁迅感到了寂寞：“这寂寞又一天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为了驱除寂寞，鲁迅“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的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②在说到“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时，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③为了排遣寂寞，鲁迅只好在绍兴会馆“抄古碑”。

在好朋友钱玄同的劝说下，“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

① 《朝花夕拾·范爱农》，《鲁迅全集》第2卷，第312—313页。

② 《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7—418页。

③ 《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55页。

悲哀”^①的鲁迅开始了小说的创作。在说到《狂人日记》的创作情况时，鲁迅说：

《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来信说好，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能干。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被社会挤倒在底下，——破破中国的寂寞。^②

这时的鲁迅，虽然早已知道自己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但仍把祖国的希望寄托在天才身上：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 Nordau 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事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③

三、宁愿作泥土、培养天才的阶段。走出吊死了一个女子的绍兴会馆的鲁迅，很快就发觉自己是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

① 《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9页。

② 《集外集拾遗·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鲁迅全集》第7卷，第226页。

③ 《热风·随感录三十八》，《鲁迅全集》第1卷，第311页。